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近體詩五十五首

大曆三年正月
起峽中至江陵及湖南作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
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與出金銀。
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迴新。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
飄零還柏酒。一作葉衰病只藜床。訓喻青衿子。名慚白首

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第五弟豐漂泊江左近無消息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
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
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
一作呼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國。春近岳陽
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
蘆。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

都

江山句刺藩屏草木句忠民生也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一作不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

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携

鋤。正月喧鷺末。茲辰放鷓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

舒。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疎。殘生逗陳作江漢。何處狎

樵漁

無限起伏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

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

一有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嚮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音虛

去句不妙

雪字梅之包凡字
折之態

公詩乃其事不有

張渥水出騏驎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欵欵中道許蒼
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
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闇藏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
鄉

禁鬻 晉書袁嶽欲以女妻謝混王珣曰卿莫近禁鬻

人日兩篇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鸞難至春寒花較遲
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疎久無勞比素絲

人日

談藪魏收對北齊高祖董勛問正月一日為雞七日為人西清詩話宋人劉克曰東方朔占書一日至八日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

陰則災少陵謂天寶亂後人

物歲歲俱災此春秋書法耶

白水

山游經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入江州城下注江州縣屬巴郡

山

後漢志廣漢郡綿竹地道記曰有紫岩山縣水之所出焉

五六後為將有用

言多愛者正有愛也且直如此道耳

破起二句已出江梅不

妾別四垂氣玉淚立收字作人能下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
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
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勝裏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髻賈充李夫人典戒人日造華勝相

遺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

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一作早最奈客愁
何雪樹元一作能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
嗟峨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卷牙重

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飲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
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人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一作落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
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
枯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一作別夢盡失
歡娛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耀
天衢鹿角名灘真走險狼頭名灘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
卧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
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一作快焉知眾壑趨乾坤靈漲海

時方以江陵為南

本不求仕但文章
作看雅頌薦之郊廟
既即登未從窮途保
有意味四句至字起伏

天皇帝子四句兩連扇
對長詩字如此變注沈
詩中已有之也

朝士四句六扇對兼字
對初字也

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縉
殘月壞金樞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
燕子逐檣鳥絕島容烟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
轉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路入松滋縣津亭北望孤勞心依
憇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
素髮汨沒聽洪鑪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
聖代誰分哭窮途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
造化樸直乞去江湖灑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
尋已已懶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此寺有晉右軍
書張僧繇畫孔子泊顏子十哲形像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
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

乞与也

皆野鶴對樓直句。匪
韓駒對廷淨句。

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駮駒。伊呂終難降。
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大甲。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
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苴。未必免崎嶇。

狼頭 輿地紀勝蜀江狼尾灘。陳時也。隋兵之所屬。峽州水經注江水又東流。狼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鯿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表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江水又東。經狼尾灘。而歷人灘。按流。

金樞 海賦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伏滔望海賦。金樞理轡。筭蒲。謝靈運詩。初筮。

水馬 注引本草。海馬。恐未是。

陶牧 登樓賦。北彌陶牧。荆州記。

宜都 水經注。曩道縣。漢武帝伐西南。曩路由此出。故曰曩。有陶朱公冢。道矣。劉備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

天皇寺 歷代名畫記。江陵天皇寺。明皇置。內有柏堂。僧繇畫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

帝子渚 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注曰。堯二女。隨舜不及。没于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蒼梧。禮葬葬。鶉首。晉志。自東井十六。雙至柳十。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屬雍。

太甲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燕公常讀王勃夫子學堂碑。頌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公。言北斗建于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困學紀聞。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証。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携酒樂
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卧病巴東久。今年强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

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

白髮煩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年邊。

須言何德也

五

刑法志伊
呂之將
時用此呼
小兒之呼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還。
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其作老人星。

松滋

寰宇記本漢舊縣晉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荆土者立松滋縣輿地紀勝江亭在松滋縣治後杜子美孟浩然俱有詩

行次古城店汎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

諸公

以今朝以色可卜相合以老人多病又恐不宜於業已渡江是暇後為揮毫故聊以此行試觀其相持之意後句宋說之至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

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漿。春鷗懶避船。

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古城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又云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此所謂古城也

下水而復得風如至
酌不及避亦用懶字
妙在句有說不出寫
不盡情事在句後
不替淨零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壑弱。巢燕得泥忙。

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宴胡侍御書堂

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閨閣春吳作籍滿。輕輕花絮

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

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水一作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

霜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遮莫

舊注俚語猶言儘教也

美云霜鬢如野雀
即凡俗語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藥亞枝紅。歆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
薄一作蕩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昔吳作竟相傳。
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台衡

舊史李林甫有子二十五人。此或是林甫幼子。史云林甫自處台衡。朝野側目。及國忠誣搆天下。以為冤新史世系表林甫子僅載五人。無從考據耳。或云是適之之後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
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多推。
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私。
卿月昇金掌。玉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尊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

得過字韻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尊移晚興。桂楫帶酣歌。
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佐

不考有韻字

味 水得深潭有餘

遺轉印 謂向佑而

中丞問俗盡熊頻愛弟傳書彩鶴新遷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
海春報與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畫熊

後漢輿服志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輻

五州

鶴曰貞觀十四年夔州為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至德元載於

雲安置七州防禦使詩云五州誤也按方鎮表廣德二年置涪忠夔都防禦使治夔州原領夔峽忠歸萬五州故曰五州也

八座

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得深字韻

醉酒楊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
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麟閣

六典秘書省天授初改為麟臺監神龍元年復舊初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置都邑建臺省以秘書與御史為鄰

和江陵宋太守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

齋

此老下峽後詩每落字害味才氣衰退、駭矣

此末契於後生游宴
則厥其老老又強求
至詩白以為名高後
年之自有名窮感歎
在言外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
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美子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

邊之芳翟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或雨稀雲葉斷夜久

燭花偏美子數語一作紗帽高文擲彩箋之芳興饒行處

樂離惜醉中眠或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美子客居

逢自出為別幾悽然之芳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審

石謂夏室多奇峰也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酪酏君看鄭谷去黃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竒峰碑兀火雲升思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玉井魚豢魏畧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水經注華林園疏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以鑄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

如新東京賦於南則有諶門曲榭注諶門冰室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篔

暮年久矣居意重雅而年一人應其後急者公抱負何如而到以此而得悲憤耶

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一作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食詎慘黎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携蹉跎長汎鷁展轉屢鳴雞疑疑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賁支策門闌遠肩輿羽翮低自傷其賤役誰愍強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勲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困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大夫人陽城

郡王衛伯玉也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廻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盡麒麟。

鶴曰舊書大曆初伯玉丁母憂朝廷以王昶代其任諷將士請留遂起復再任則此詩當作于伯玉封王母同受封之時大約是大曆元年前作按通鑑伯玉丁母憂是大曆五年

江陵望幸

請避秋西望幸。晚明此都之仗。予修之曰起回。銘其待其幸者。不云痕止。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

地利一連言收復之便。風烟一連言儲備之易。

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刊作路恩波起涸

鱗

肅宗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于荊州以為江陵府收呂諲為尹二年罷都。是年建卯月又詔為南都尋罷呂諲傳建請荊州置南都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以遏吳蜀之衝廣德元年冬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可當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

江邊星月一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餘光隱更漏。况乃露華凝。

華凝

露華並收到清秋

金波

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謝玄暉詩金波麗鵝鵲玉繩低建章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清川。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

之自向來承明雨後以天河似此江色字脈承括一線

拜鏡別舡暗留邊字又為客字藏針

始相鮮

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舟中

此湖南傳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祗應學水仙。

水仙

侯鯖錄清冷傳曰馮彘華陰潼鄉隄畔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南河溺死出莊子大宗師第六卷義

中注

遣悶

遣悶者不可遣也

桓温石礮遺臭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樞。一作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螢鑿綠帷徹。蛛絲罨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畧。世亂踟文場。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

秦贅

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言其不出妻家亦猶人身之有贅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

賦七字句同作

次連項出冰雪生下復以有情情收館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濛

升高瞻望群峯但
是其笑而下南字不
法原分其境如下散
字真言外為人行

南征東逝不知何
道但從更欲投何
處生

方云南元盛時今已久
矣不意江浦後與龜
年相逢相與感焉四
句詳之說古而世運
感衰年華之遲暮兩
人之流首何存言表

濕朱拱浮雲細細輕杖鉞寒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
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又作此奉衛王

前詩与系河作如再賦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
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唯鎮靜曳裾終日盛
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

舟一有中

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雨洗平沙靜天銜闕岸紆鳴蜩隨泛梗別鷺起秋菰
棲託難高卧飢寒迫向隅寂寥相煦沫浩蕩報恩珠

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
濫竊商歌聽時憂下泣詠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友議江南好
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雲溪友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詩贈之龜
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又清風朗月苦相思此詞皆王
右丞所製至今梨園唱焉歌闕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明皇雜錄樂工
李龜年特承恩遇于東都道通里大起第宅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晉
公移于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岐王舊書岐
王範好

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闕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又多聚書畫古跡為時所稱開元十四年病薨鶴
日開元十四年公年十五是時未有梨園子弟當是嗣岐王也按崔九亦
以開元十四年卒未知鶴作何解崔九吳若本注云崔九即殿中監滌
通鑑開元二年正月置梨園弟子崔九中書令湜之弟也舊書湜弟滌素
與玄宗款密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江南王翦定荆江
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開元十四年卒江南南地項羽紀

徒義帝于江南楚辭章句襲王遷屈原于江南在江湘之間驅年方
流落江潭故曰江南若溪漁隱云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誤矣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方云分又有流年瘦燒輝句少妙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
不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秋日荆南述懷

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衮職陪。
揚鏹輓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竟猶活。干戈塞未
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在往
來。九嶷巴巽火。三蠶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
迴。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
哉。琴鳥曲怨憤。庭鶴舞摧頽。秋雨漫湘水。一云秋水陰漫湘竹

超忽即上可謂作憂也勢雷似用石書事要考

遺補同案加曰哀職陪此哀或印指房棺。立此為非而推獎。及非後後占之同此其親老之狂

已用東巴事與楚初備對下二句乃多項焉

秋雨漫湘水。陰雪零

比小人言此日湖南群小自擅兵氣且徧廢也

吟我者以榮枯劃分。然尚長在榮枯之外。小人之禍所該也

漢庭二句暗指李揆使吐蕃元載死東市

十句一氣讀出而理詩者于建親者此類是也

祝網向言罪廢者上而收用。勿以一書亦非則自有什伯於羣。以者出。哉干戈而鳴鐘鼎。以歷歷慮。此我新言。宜自為我。內顧山傳說中。真極生之林。難為中興補

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鯁結舌防讒。柄探
腸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籍入家家米。
愁徵處處盃。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得喪初難識。
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
皆知一作屈宋才。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
體。忠臣忌諱災。羣公紛戮力。聖慮宥一作徘徊。數見銘
鍾鼎。真宜法斗魁。願聞鋒鏑莫。使棟梁摧盤石。圭
多。窮凶門一作載少。推垂旒。資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
然至。黃龍詎一作假媒。賢非夢。傳野隱。類鑿顏。坯自古
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九嶷三蠶

山谷云子美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嶷巴巽火三蠶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

尋常似用左傳字尋字以盡其民四武夫為腹心爪牙

佐心... 徒念... 恩思... 之推... 頂... 衰... 耳...

春昭... 不素... 武安... 等叛... 教國... 屬在... 為... 在... 收... 用... 小... 止... 符... 一...

若溪漁隱曰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枯之句詩譜以謂公以乾元
已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為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
永泰乙巳秋至雲安雲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為五望帝望帝借以喻
霜而云三者獨以峽中言之巴巽火用樂巴巽火事望帝立宗也代宗
惡李輔國而不能明正其罪使盜竊其首猶昭王南征不復而周人不能
問之于楚也昔人謂陶淵明詩悼國傷時不欲顯斥寓以他語使與漫不
可指摘知此則昭王或謂周昭王南征不復沒于此潭因以為名琴
烏琴錄琴曲有烏夜啼樂府解題中台晉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
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
位在天曰三台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
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張華傳華為司空中台星坼少子
躡勸華遜位華不從遂遇害昔承推獎分公受知于房太尉也折檻出雲
臺以收房論官也宗臣忌諱災叙房病卒閬州公詩好用小吏語便傷司
徒王褒詩云豈意中台坼君當風獨前王亦病卒不必以張華遇害為疑
也房卒于廣德元年此追述之耳是年二月周紇登里可汗歸蕃詳回紇
傳中所謂漢庭和異域也皆代斗魁晉志北斗七星在大微北魁四星
宗初元之事故牽連書之耳斗魁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杓南三星
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史記
魁枕參首平旦建者魁斗為帝車運于中央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

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

三十韻

南征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鳥秋來把雁書
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
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國星孛恭惟漢網疎
風塵相瀕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
鈎陳摧微道槍纍失儲胥文物陪巡守親賢病拮据
公時呵貳瑜首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鄒公材非一范
睢諸將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淦口師仍會函關憤
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峩冕殊私再
直廬公舊執金吾新授
羽林前後二將軍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翻
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鑿澈勞

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披述作石首處見公重此憶吹噓新文一卷

白髮其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

公頃奉使和蕃已見上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

狎樵漁楊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

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畧孟諸湯池雖險固遼海

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後半將抄少

景仙守扶風事見前大曆二年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戶部尚書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首領論泣陵隨景仙入朝槍鼎長楊賦木擁槍鼎以

為儲范昨吳若本注云諸名將未詳其義是否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掛留徐劍猶迴憶戴船
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泣然

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滻偏

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重題

涕泗不能收哭君余一作餘白頭兒童相識一作顧盡宇宙此

生浮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

應劉李公歷禮部尚書薨于太子賓客

井徑蕪城賦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注九夫為井遂上有徑

獨坐

悲愁一作秋迴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

清滄溟服一作恨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

余作竹二字工拙
無化

翻輕

暮歸

月皎、恨多、風淒、苦、衣足、乃不寐之也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一作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禮相別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園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花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方云且預寫明日是斯。杖藜看雪原。義可以散楚也。是說老脚。

有志自負不易知奇李則自強也

即成佳話真可悲也

清襟

袁粲答王儉詩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公安送韋二少府

道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一作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逍遙公

宰相世系表韋瓊字敬遠後周逍遙公號逍遙公房至嗣立更號小逍遙公房張說東山記皇帝幸韋公東山之別業是日即

席拜公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立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岳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上集卷之七

七

過逢聯客位。日夜倒芳尊。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
百年嗟已半。四坐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呂蒙營

寰宇記公安縣有孱陵城十三州志曰吳大帝封呂蒙為孱陵侯此地也入蜀記光孝寺後有廢城髣髴尚存圖經謂之呂蒙

劉備城

荆州記云劉備敗于襄陽南奔荆州吳大帝推為左將軍荆州牧鎮鎮油口即居此城時人號備為左公故名其城公安也

水經注劉備之舍江陵使蔡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荆州借備臨書落筆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
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夢弼曰晉肅李賀之父見韓退之諱辯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第四言之在下手安自合飄泊難比二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
逆旅招邀近。他鄉思緒寬。不才甘朽質。高卧豈泥蟠。

余平日自知以此為公則平居將身稷契為白乃禮初之

沈愛容霜髮

一作留歡卜夜閑自吟詩送老。相勸

酒開顏戎馬

今何地。鄉園獨舊山。江湖墮清月。酌酌

任扶還

舊山一作在

夜關

英華辯証世傳杜子美不避家諱兩押關字其實非也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按下文集杜詩自是留歡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上

字訛為上關字訛為關耳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更老鄉園只在三峽中矣作在山勝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
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
放春。先踏鱸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泰興縣張茂枝因元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虞山蒙叟錢

謙益箋註

近體詩六十一首

自公安發次岳州及湖南作

曉發公安

數月懋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能幾時。舟檝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入蜀記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太易沙門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以是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懋息蓋謂此也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

殊不省有下於吸於
夢心者懷思致也

自以安至湖南訪此
為至矣
洞庭天下壯觀此樓誠
不可負如有為甲句於
我何緣至此哉故後四
句又不意仲宣之感也
竹云此乃西之到矣

岳陽樓是城西門樓
故恰使晚晴二字宜
城有湖北樓第四
非此引

才叔句以此賢者夫
臨水內人任袖注之意

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楚岸朔風疾天寒鷓鴣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

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登岳陽樓

空志云破題筆力千鈞岳陽樓因洞庭湖而有先
點洞庭後破登字近力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岳陽樓

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方輿勝覽岳陽樓在郡治西
南西面洞庭左顧君山不知創始開元四年張說出守是邦與

才士登臨賦詠自爾名著方回曰予登岳陽樓左序隄門壁間大書孟詩
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題也劉長卿云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世不甚

傳他可知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
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南征

招魂獻歲發春
今汨吾南征

過南岳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舻

翠牙穿裛漿碧節上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

更無壞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

驛孤悠悠迴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

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

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

夜鳥各平入海事二姓也張翰後歸吳不見家也此等說難復用在野者又
未知名姓則名君詩占其天下乎此時而全病洋樓而似下憂國之淚也

上下四句直
似不相照破
仍復成句
力天解解
不致此失彼

洞庭湖

方輿勝覽在巴陵縣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巒南黔之水滙于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

山海經注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潛伏通江水經注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湘水沅水澧水微水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

名之五渚國策秦與荆戰取洞庭五渚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赤壁水經注江與勝覽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今江漢間言

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為近

帝子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

之淵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又合黃陵水口

其水上承太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

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荆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于廟以旌不朽之傳矣

宿青草湖

信超絕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漿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青草 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廻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為名青草湖一名洞庭湖洞庭亦謂之太湖南遷錄洞

庭西岸有沙洲堆阜隆起即青草廟下一湖之中有此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水經注湘水自汨口西北逕壘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青草山也元和郡國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縣南七十九里周廻二百六十五里俗云即古雲夢澤也

宿白沙驛

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

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

漠

白沙 水經注瀟者水清洌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

湘夫人祠

以詩作於代宗即位之後後句不自記也

蕭蕭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薜。燕舞翠帷塵。

晚泊汀樹微。馨香清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

筠

第五是即目程人却
極不到結使排魚網
上其穀也

方輿勝覽黃陵廟在湘陰北八十里王逸注楚辭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乃二妃也郭璞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禮五岳北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絲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韓退之黃陵廟碑則以娥皇為湘君女英為湘夫人後世宗之公此詩題曰湘夫人祠蓋本王逸之說也

祠南夕望

宮得香冥恍惚是夕望神致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湘娥

江賦乃協靈爽于湘娥王逸楚辭注曰楚一女子墜于湘水之中因為湘夫人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一作芳叢笑不

來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

迴

方之樂莫若兮新相和要字疑為某字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廣州

唐會要大曆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為陽

為君德雁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史稱浩貪而妄公詩蓋深譏之謝靈運山居賦海鳥違風朔禽避涼注朔禽雁也寒月轉往衡陽盧思道孤鴻賦序淮南子曰東歸碣石遠滌暑也平子賦云南翔衡陽避邪漲海謝承寒也地志衡山一陽峰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

陞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

野望

細二字出楚詞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

野樹侵江閣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五嶺

元和郡國志晉懷帝分荆州湘中諸郡置湘州南以五嶺為限北以洞庭為界隋平陳改潭州取昭潭為名也裴淵廣州記五嶺云

如是犯吳

雪消江閣是倒裝句恰如上野望起下扁舟也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三苗書疏傳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水經注洞庭湖右岸有山世謂之苗鳥頭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潭州圖經云三苗國之南境元和郡國志岳州古三苗之國也

入喬口長沙北界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

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餒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其美如餒蜜

銅官渚守風

不亦夜焚帆落避風湘渚閒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

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

攀

賈生在長沙不道二載而我遲之已及黃髮加悽惻也

君向守風之詞自在言外白字仍与上晦字不得有是為未又

醒生南風如

銅官

水經注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渚方輿勝覽銅官渚在寧鄉縣界三十里舊志楚鑄錢處水耕漢武詔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稻俱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稻獨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北風

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

爽携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

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新康

水經注瀉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康

雙楓浦

小牧養心防其為盜而始重斯道也
我其言之也
因一作起字佳但下連亦用此字更致
遺勝散遠車騎
心負扁舟以用劉
尹傳教負張孝廉
此事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
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雙楓浦

方輿勝覽在瀏陽縣

且吹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能典一作

州蒼生。今日困一作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烟起瘡痍。無

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

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一作倦。潁川

何以酬。塵生一作彤管筆。寒臆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

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

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

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
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復見陶唐理。其
為汗漫遊。

信州

梁大同三年於巴州郡理立信州唐武德元年改巴東郡為信州二年又改信州為夔州

尉佗

當是指崔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想為情。

滑憶一作彭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煖腹。誰欲致一作

盃羹

衰羸之人豈堪日長忍飢想為情三字欲兩侍御能念我之末句言確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迢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
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杜詩以此詩涉交宗
身味

韓文章氏夫人墓誌銘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韶州刺史韋迢

韋迢

江畔長沙驛一作澤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站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一作極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

雲層閣憑雷殷長空水面一作水文雨來銅柱北應一作意洗

伏波軍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白髮絲難理一作並新詩錦不如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

魚

千秋節有感二首天寶七年七月羣臣上表請改千秋節為天長節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

鳳紀編生日龍池聖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

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廻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千秋節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王公以下獻寶鏡及承露

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唐實錄上手詔答曰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是為美事依卿來請定付所司

吳奉編二符於潭州法符中蓋作於大曆化元之後按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於東都上陽宮亦泰二年十月降誕日也節及後進致既衣服馬二十餘萬計以陳上壽自是歲以為常大曆二年十月降誕日也

感之時

日及第奉官年錢倍
商友任尼通士凡數百
人三年十月降誕日諸
道節度使上壽以教
衣名馬及儀衛凡百
倍萬夫千秋為節官
賜臣民曰泰修未傷
國體可道止推金鏡後
節士原結子霞裳相
遺餽即化風俗節序
今乃不聞宴賜不貨主
藝假天子生日之名以
為利不亡都乎思先代
亦以祖令王也人主惡飲
必藉口時報化年此日凱
初甲疾矣

御氣雲樓敞合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
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
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內樂 明皇雜錄玄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度曲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為正始之音上覺命玉笛習之 走索 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

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其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
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

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
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
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長沙送李十一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魏尚方曾賜
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
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 西康州乃同谷縣武德元年以縣置西康州 李杜 西溪叢語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杜

詩李杜齊名正用此也按後漢黨錮傳杜密與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注云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杜詩正用此西溪所引似而是而實謬

重送劉十弟判官

稱十弟為弟唐十八使君得稱族弟

未二句用西出壯

注中內樂一條按向元二十年千餘帝御廣達楊宴群臣奏九部樂內皆有人使後頌賜有是又各京此父老等宮賜注家引明皇親稱事謬矣全羈句則並指為馬也張燕公有為馬千致萬歲樂府詞

公祖母盧氏

不復有對屬痕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辨艷劍。意氣逐吳鈎。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豕韋

趙曰言劉杜同出也左傳范宣子曰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恩旨先支率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鄰好艱難薄。氓心杼軸焦。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典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見招
休傳鹿是馬。莫信鵬如鴉。陳作為鴉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飄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辜。孤負滄洲願。誰云晚

自出

鶴曰公祖母盧氏即所誌范陽大君者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雁與時集。檣鳥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漢陽

元和郡國志武德四年分沔陽漢陰郡于漢陽縣置沔州及漢陽縣

漢陰

寰宇志漢陰城在穀城縣北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閣蒼梧野

樊作

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

不復有對屬痕

亂離更絕取以病告與
既節請乞於多事
時者不向

以下因其盡心不事
有修如加以致君之
債期之望待御文於我
幕殿現兵勢為未如
今日一不志不在叛臣煽
誘我秋內侵在朝廷
幸以罪藩鎮之心順也

帝想。皆不用命。方日
助賊為聲。勢。平復
年期。民生益困。則邦
幸有。不。不。祥者。此則不
者。力。規。切。海。乃。是。對
揚。之。是。耳。

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一作俱憫弊
貂裘。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上都二十

韻。官監之官初未有。不始於人。重之。意者。如曰。但位。銅壺。箭。也。方。鎮。之。屬。也。未有不於。子。人。主。之。命。者。如曰。伶。約。前。主。之。誌。也。如。其。履。步。自。許。程。相。廷。元。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

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

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

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

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

但促一作整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

圍。萬姓瘡痍合。羣兇一作雄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

擇降中謂
用程元振
今猶有
相恩是
此之謂
老宿郭
父白登
謂小春元

料則哀
亦光芳
菲矣

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敷期。特達衰朽再。
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孟要。忽罷抱被宿。
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
時飛如話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

短日行梅嶺。寒山一作江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

金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媿史臣詞。

哭韋大夫之晉

韋致入神。公在夔州有。送韋中丞赴湖南。約觀此。若則。若日。乃。遠。送。之。如。曰。味。內。懷。於。人。

馮公官不伴白首
不是招
公甫以依市玉則
言市已沒以踐巨
抑之約亦羊再見
之望

風蕩片石蕩以句
之有已之冬在托也
喧早句追恨至之
不年
健兒擁旂相望如
昔者向以一二衣冠
亦聞加百難繼之
歎

不識句又暗用夢
中不識語

悽愴。郁瑕色。差池弱冠年。丈一作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病疾纏。南過駭倉卒。北思情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一作高樹頂。飛旆汎堂前。帘幕疑風驚。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縉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郁瑕

水經注服虔曰郁國在解縣東郁瑕氏之墟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一作弟
朔風吹桂水。朔一作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對雪

北雪犯長沙。因雲冷萬家。隨風且間一作葉帶雨不成。花金錯囊從一作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淨蟻。有待至昏鴉。何遜詩城陰度壘黑昏鴉接翅歸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一作材媿杞枏。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

潭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還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旁。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
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寇靈州
邠州九月又入寇京師戒嚴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盧綰 鶴曰盧綰樓蘭蓋指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朱
濟時反客管經畧使王翊敗之此當是其時作

靈信初懷息楊
蘭初吐蕃也

崔王北碛留收此道
桂州何壽家教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一作半見
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
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
淫。鼓迎非非一作非祭鬼。彈落似鴉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
禁。生涯相汨沒。時物自一作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
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爲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吾安藜不糝。女一作汝貴玉爲琛。烏几重重縛。鶉衣
寸寸針。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
楚戶砧。叨陪錦帳座。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

小祭鬼也其鬼而
祭之言多淫祀也

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
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泔泔。瘞天追潘岳。持危
覓鄧林。蹉跎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
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峯。城府開清旭。松筠
一作起碧濤。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
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闕。干
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
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還任。家事丹砂訣。無
成涕作霖。

首二句

鳴亦半死

吳若木注云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絃琴歌南風之管有矣
雄鳴律曆志制十二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登樓賦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

尊中弩

風俗通應柳為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宜惡之及飲得疾後柳知之延宣於舊處設酒指謂宣曰此弩形耳宣病遂瘳梁簡文臥疾詩云沉疴類弩形

數粒

鷓鴣賦巢林不過一行藥西溪叢語鮑昭治卿持我何太急耶

牽裾

辛毗諫文帝徙冀州士家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瘞天

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

之黃鶴因瘞天一語疑為宗文之故年譜遂大書曰是年四月宗文卒則妄矣潤州刺史樊晃叙社工部小集云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則宗文之亡實

周宋

莊子說劍篇恃險大曆三年崔寧既入朝楊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寧

恃險

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寧

千里井

玉臺新詠劉勳妻王

葛洪

氏詩千里不唾井况

弟寬攻破子琳收復成都四年子琳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擊王守仙于忠州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為援以夔州許之為之請於朝此詩公孫侯景皆指子琳也

千里井

玉臺新詠劉勳妻王

葛洪

氏詩千里不唾井况

蕭子公少初久如
其義烈亦有過人者
歷叙其事正見已
不特受人惠也

稔康有故人存
嚴氏之私也食息
之向乃社自謂方
於家了下劃此

郴州查惡小高門
清流而宜屈初先
歷其勢未復冠以
亦至必當盡其誠
也

仙許靖陳國袁徽寄寓交州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一陳之耳

奉贈蕭二十使君

蕭二十惜失其名以詩中而陳觀之其直士矣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叅大府。前後間清塵。
嚴再領成都。余復叅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
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
死生親。嚴公沒後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慚鹵莽。鏤骨抱
酸辛。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
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塤篪鳴自合。金石瑩
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

霑巾曠絕舍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
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轍
中鱗。

蕭雉

蕭廣濟孝子傳蕭志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側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物備矣志在子注張老晉大夫張孟

張老

晉語趙文子冠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崔偉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
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
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
郴州頗涼冷。橘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

寄韋韶州

此字選乃土人首領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佳聲斯期共不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
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

寄一作將

選曹

唐會要上元三年勅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所奏擬土人首領任官簡擇宜准舊制四年度差強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選補仍

令御史同一二湘震宇記湘潭湘鄉往注擬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論交讎恨晚卧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
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一作室何異飄飄
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范德機云善本作帖水益露巾

同豆盧峰知字韻

貽主客李員外賢子裴也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
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漫通經術光芒刷羽儀
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
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一作浪語愁寂故山

腹連星假為燕形
与上湖有為君相
彦

又字晴歲久君存
內以連及從雁上帶
出自已用筆致物

薇

欲雪違囷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飯三云食猶寒。隱几蕭條帶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一作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清明二首

次首尾句與起句拗對

朝來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靈焦舉

嘗作周舉

為寒食實藉嚴君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賈傅井

盛弘之荆州記湘州南寺之東有賈誼宅宅之中有井井旁有石有局脚床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皆傳曰即誼所坐水經注

湘州城內郡解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床纒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床又有大楫樹亦云誼所植也焦舉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移書于子推書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少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

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踔將雛遠。萬里鞦韆習

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

烟一作鶯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一作春去春來洞庭闊。白

蘋愁殺白頭翁。

鞦韆

古今藝術圖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或曰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

家傳諸公猶然法在
豈特遺存俗止有以
花橋燕如相識哉

前賢身繫天下其危
如皇不已。是我教材
或有獨繫一物。是以畏
天。恨人。為。多。今。多
年。年。成。教。相。放。而。至
魯。連。之。排。解。則。吾。命。可
知。自。考。息。心。迴。棹。不。待
宿。昔。之。堂。試。矣。蓋。前。此
泊。岳。陽。城。下。移。有。圖。而
未。可。料。更。化。乃。鯉。鵬。之

之語。至是乃年。至
於用世也。

發潭州

後字自注少指補之也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高名前後事。迴首一傷神。

褚永徽末。後字自注。少指補之。亦謂褚者。且其大印。印又年。始。畢。一。代。光。放。此。州。年。姓。放。道。法。在。岳。陽。而。向。者。此。亦。後。有。同。慨。也。

迴棹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
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
巾拂那關眼。瓶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裊沉塵。
綿強飯。蓴滑端居茗。續前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
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
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

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一作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

夏及寒泉

寒泉即上峰峴山

蒸池

水經注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武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湘東臨承縣北東

注于湘謂之承口漢地理志承陽在承水之陽故名讀若蒸屬長沙國郡國志臨蒸縣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故曰臨蒸元和郡國志衡陽城東傍湘江北背漢水峴山元和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南九里山東臨漢水古今大路家碑南部新書杜預刻石

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一立峴山之上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誤也當為沉碑萬山

贈韋七贊善

湖南詩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

象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時論同歸尺五天俚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北走關山

一作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風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

菜忘歸范蠡船

蝦菜亦何足以此假陸海乃以此忘歸則秦川之荒亂飢饉可知矣言韋而杜之自忠在其中

北走句言者歸之時也
公子即西征秦川貴
公子也

洞庭 此謂楚之洞庭也陶朱中男殺人囚於楚張華曰陶朱公象在南郡華容縣西故知非吳之洞庭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
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黃帽 師古曰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 受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
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
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唐詩紀事受大曆間為衡陽判官 松醪 裴嗣傳可謂名松醪春元化記有松醪酒 紙價 吳若本注衡陽出武家紙又云出五

紙里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
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
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花枝 吳曾漫錄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乃悟了美花枝照眼之句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舊書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 結句更不須多後以此致任加以存存思

附錄

他集互見四首

按郭詩序云杜員外
更垂示詩因作此寄
上白遂成指前所示
郭詩也

五六自傷垂老飄零却
翻作壯語生怪奇也
日月不居長似龍中之
乾坤五火是回水上之
下三字皆賦以之身也
解成此字比日月在洋
比乾坤成何文義耶

哭長孫侍御

道為謀一作諫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

乘騶一作近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

九原中

文苑辯証云杜誦哭長孫侍御詩今載杜甫集中按中興間氣集又玄集唐宋類詩皆云杜誦高仲武當唐中興肅宗時編間氣集載誦詩止此一首又云杜君詩平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之必不誤近下圖注杜詩亦載此篇雖云或以為杜誦作然不明辯也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一作金門却嫌脂粉澆

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見張祐集作集靈臺二首萬首唐人絕句亦作張祐楊妃外傳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于詭浪每入宮中移晷方出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甘一作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

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一作都已遣

沈冥

英華辨証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如暢當此詩及司空曙杜鵑行今並載杜甫集潘淳詩話補遺唐顧陶集詩選二十卷載暢當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詩山谷項在蜀道見古石刻有唐人請以老杜酒渴愛江清為韻人各賦一詩

杜鵑行見陳浩然本亦見黃鶴本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窺葉樹木

中搶佯英華作翔瞥振雌隨雄毛衣慘黑貌一作自憔悴眾鳥安

肯相尊崇英華作陋形不敢栖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

皮啄朽觜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

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英華作咽噦若有號謂注云咽平聲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英華作欲以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敦學傳遺風。英華作相效傳遺風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一作如左右如花紅。

文苑英華作司空曙注云又見杜甫集

吳若本逸詩七篇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

惠子白駒。一作魚坡作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

斯人。崖蜜松花熟。一作白山杯一作竹葉新柴門了無

事。黃綺未稱臣。一作生

李邴蕭遠校書云陳恬叔易傳東坡記此詩云右一篇劉斯立得於管城人家册子葉中題云工部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甫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桃李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也。草堂本右一篇見洪駒父詩話劉路

左車言嘗收得唐人雜篇詩册有之

舟泛洞庭一作過洞庭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一作隱白沙。護江一作堤盤古木。迎權舞

神鷗。破浪南風正。收颿一作回櫂一作歸舟畏日斜。雲山千萬疊。

底處上仙槎。草堂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右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王直方云此老杜過洞庭湖詩也潘淳云元豐

中有人得此詩刻于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子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

李鹽鐵二首

後一首題云李監宅在第九卷中

落葉一作華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

回。一見能傾產。一作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

庭來。

長吟

江表作紅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春草堂作青

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歌草堂作新句穩。不免一作覺

自長吟。

絕句九首

前六首在十三卷中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草堂本云行趙作還城趙作山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草堂作花

溪。

設一作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一作飛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

右謝克家任伯題云。右五詩得盛文肅家故書中。

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高妙。其為少陵不

疑。詩說雋永。晁氏嘗於中壺緘線。續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

春來好云云

草堂詩箋逸詩拾遺

瞿唐懷古

見吳若本。又見英華。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空曲二字對別成方

曾本臣臣猶以為取以兩
者長文待丹據曾年
致納使賊道又往日愛
時然將以誰耶欲其巨
軍國而畏友朋也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送司馬入京

見吳若本

義祥奉非懷安為致君耳

羣盜至今日先朝奉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
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沾巾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見陳浩然本又見英華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數軍一作官中須襄陽幕府天
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
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疋無龍媒真
種在帝都子孫永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
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梁
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

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

狄羅網羣馬籍

一作籍

馬多氣在

一作用

驅馳出金帛劉侯奉

使光推擇滔滔才畧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

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

一作兼

菊花路旁摘

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

涕

一作涕淚

君一無此字不覺老夫神內傷

呀鵲行

見陳浩然本又見英華

病鵲孤

陳作甲

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

一作華

已側身過雁歸鴨錯迴首繫腦雄姿迷所向疎翻稀

毛不可狀強神迷復阜雕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

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螫一作繫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

失聲濺血非其心

狂一作短歌行贈四兄

見陳浩然本
又見英華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韉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縉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一作香花繞一作滿樓。樓頭吃酒樓下卧。長歌短詠一作歌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鬢帶不挂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浩然本作何為人

右五篇乃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見舊集補遺

逃難見陳浩然本

五十頭白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叶去聲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尊。

送靈州李判官

國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

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材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郎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媿微軀在遙聞盛禮新
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奉禮唐志太常寺奉禮二人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還同海上鷗
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半一作片

愁半字有味

向晚波微一作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

萍醒漂泊猶杯酒躊躇此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

遣憂

前夜一片後夏只領是見遣言去

懷古人自苦不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顧作宮室焚燒

何太頻故臣

後之者將反者此一也黃中句則民皆叛矣

受諫

謂代宗還京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也

臨危

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劇談錄明

皇幸蜀妃子既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取張九齡言不至
於此遣使祭之吹笛為曲號蒲仙怨公不斥言而曰古人其詞婉矣吳曾
漫錄唐顧陶大中丙子歲編唐詩類選載此詩世所傳杜集皆無之

早花

此詩亦好難不易字二何之不知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一作月巴江曲山花已自

懷古人被拘本作傷
加臣而作營別是相
明皇心此為云亂離
又甚自屬代宗幸漢
事可憂也矣不可道者
凌柳抗之德起郭子儀
於南唐或不至道為隋
氏差可道懷身淫破
本為是注家誤以加臣
為由江不知凡加存之
此是信而謂今急而求
子之由之而以此交者
原非非信誤弄元自亂
至其懷而憂後也

天寒二句注引注錄
云：括舍鄰家而引
注錄好俗者為之也
望仙臺上高引神似
待河上公事

車駕還而後有扈從
之人以奇此已不顧其
勇也以此赴漢去也

一向多非竭力扶持京
邑仍危於累卵焉耳

首句直去六三

破邊字入神

首句為首字押言
之也

開盈盈當雪杏。艷艷待春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容
一作容鬢催。
香南必雪。極待香。氣也。用兩雪字。貼出早。去欲。正與

巴山

中使猶自宿巴山。則外道皆不及扈從。可知。羣臣不審。而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
回。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
哉。

邵伯樹

海錄詩其棠注云。棠杜也。一名杜梨。而小也。召

伯不欲勞民。止舍于其小棠樹之下。而斷訟焉。

收京

赴復成如此。倒裝句。言成如此。赴復也。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國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
闕。復成如此。安危一作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

風

犬我內復。惠物在外。衣冠志。叛則偶。然受作。即京城不守矣。此

巴西聞收宮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
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花底

確是花底。點粉。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柳邊

宜富云。似廣信妙。在起句。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
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霸上遠愁人。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實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梁獄書因上。一作應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
深。卽出黃沙在。何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
心。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頻問訊。到日自題詩。
題鄴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
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盃寬。惟吾最一作君愛清狂客。百遍相看一作過意未闌。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
絕葦終不改。勸酒一作醉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

詩。零雨初下。子荆詩云。傾城遠道。送君。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臨別偶推薦。必克舉其成。但感其不可。後四句。凡三層。

前四句叙不能相過
以見詞之難遣也

絕葦

法暉錄事上野化得風
雅章社名駒定字以卿
甲小兒面而人也。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汎。怯別酒頻添。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客舊館

此公至此曲村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風幔何前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一作月冥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汚雜。吾舅意凄然。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月水昏。

葭萌氏種迥左擔。因車存一作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葭萌

十道志曰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屬與文州同春秋戰國時並屬蜀漢葭萌縣地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

左擔

任豫益州記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于成都為西其地曰左擔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東馬懸

車之處華陽國志康降賈子左擔七里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刺詩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逕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卿事。一作參歡娛到

此篇疑非公移丙子

異方以下又就秋晚
致晚慨歡娛諸日
功業遠達此少所為
以爲補自責者之

薄躬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世一作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一作何必淚

長流前四句即前注小臣張翰老病客殊方也

放船

春榜起第三暗字收毛白与暗字及反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泚泚寒

村荒一作荒林無徑人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

關北陰人絕鷺恨多揚過城印泊何待晚耶

泚吟上聲魚吹水貌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平生故舊惟二君
家情我今誰復可
日也

公哀詩云長安米
萬錢調盡老婦喘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豪俊何人一作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關凶問一年

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

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

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為

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

須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

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鑑從容拘一作謝舊學慘淡閱

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

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

墳呼瘧病一作痢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

日。榛蕪。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貞安字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傳字未詳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况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
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

冉冉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二篇見王原叔本

避地字云首句可移
是為謂成都為吐蕃所陷。考是正嘉元年時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幽壁奴僕且旌旄

且言且待其後也與會見二字呼聲

遂言言遂以以終也

後錢初衣冠以起也

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於小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
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一作送客杯細草留連侵

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

未擬廻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右二篇見卞園本並見吳若本

滄南遺老詩話世所傳十注杜詩有日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惟瞿唐懷古呀嚨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其餘皆非真

本蓋後人依放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
至于逃難解憂送宦都水間惠于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為
無狀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嘗與余語及新添之詩則輦感曰人才之
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
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
必有所深得者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嘗熟縣錢沅楚殷氏校

書研室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天寶十三年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
同羣而處浪跡吳本有於字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
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
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
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
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吳作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
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

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
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
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
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
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新書本傳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
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呂汲公年譜呂東萊注三賦並云十三載
黃鶴曰舊書玄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
甲午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卽以是自致齋
于九室有事于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爲
十載獻賦明矣趙子樂年譜考明皇紀十三載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
戌親享太廟未嘗有事南郊當以舊書爲正按諸書載十三載獻賦並承
新書本傳之誤然獻賦自在大禮告成之日鶴以謂九載預獻則非也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旣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

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
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
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味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闈
闔逗出尤張猛馬出騰虬捐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
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
萬山颺颺欻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一
奉引庖犧左文祥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闕宮之律
萃坼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墻撫流沙而承雷紛
隳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施光炯
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
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

漿自間於秦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爍聖祖之儲祉敬
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救王喬以視履積昭感
于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盼蠻而有憑肅風颺而乍
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孔
文粹蓋歆以颯纒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
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于五代復戰國于千
祀日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鑿齒其
俗窳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
負其圖伊神晷臬兀而小人响喻曆紀大破瘡痍未
蘇尚攫拏于吳蜀又顛躓於□□縱羣雄之發憤一作
誰一統于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一作維比

聰鬼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
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
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湯
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旣清國難方
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正乎五行攸執而觀者
潛晤一作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篋昆岐以之振蟄
一作矧鱗介之鳴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紺閻羅詭
篋昆岐以振蟄異以戢香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凝岌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
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爲鈞
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

條弛張於巨細覬披寫於心胸蓋修竿無隙而仄席
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于
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文粹作空而
留六龍咸讐跡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
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泊左玄君者前干
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
土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一作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
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啟青陸獻千春之祥
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克其佐
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
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

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
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實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
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
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取揆亂返正乃此其
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
能事頽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
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夫一作更始者
哉

附東萊呂祖謙注

孟陬

梁元帝纂要正月為孟陬記月令注孟春者十月會于陬訾斗建寅之辰

十洲

隋虞茂和望海詩十洲雲霧起三山波浪高

祝融

祝融乃社稷五祀之官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注犁明貌火正也左昭二十九年

聖祖

唐玄宗紀天寶二年正月丙辰

加號玄元皇帝曰太聖祖二月壬子享軒轅史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披山通道東至於海登九

於玄元官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

熊湘北逐葦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王喬後方技傳王喬顯宗

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

尚方詐視則四年中盼蠻選左大冲蜀都賦景福盼蠻而興作注盼蠻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多拓拔宇文通鑑本紀後魏拓拔氏祚傳十六主分為聰鹿堅也

特晉載紀劉聰字玄明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前燕慕容廆封燕王在

偽謚武宣皇帝前秦苻堅字永固以升平元年僭大秦天王後蜀李特火

字元休在位六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追尊曰景皇帝火

士歷代紀運圖隋以義旗唐高祖募眾起兵傳太昊前魏相傳太昊

風后孔甲山稽岐伯逸史風后孔甲克其位山稽岐伯翼其傍

素車記郊特牲宗廟之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大圭不琢美其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義釋

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作

上方采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

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

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

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

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

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異惟神

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

輿卽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

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

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
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
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
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粟階有賓昨
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
合律筍簴佗以碣磬干戚宛而婆娑鞀鼓塤箎爲之
主鐘磬等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
之多八音脩一作循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萬舞陵
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崿嶮
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爚以星羅已而上乾豆
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闌洞豁

相花四種又是大
明以後格調

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
而克塞羣心虞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
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
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
冠夔高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
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
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
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
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
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之物散
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維時克貞營以蕭合酌以茅

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神
姦安帖不敢秘其精而無一作無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
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笋
沛枯骨而破聾盲施死胎而逮鯨寡園陵動色躍在
藻之泉魚弓劔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
可把曾宮歔歔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一作靜
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上宵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
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
侍祠而精駭千官逖聽而一作以思凝於是三丞相進曰陛
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
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

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克其
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
敢于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
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
相退上跼天踏地授綏登車伊鴻文粹洞槍曩先出為
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
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附呂東萊注

鯨鯢左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多閏前王

贊餘分閏位注云莽不得正王九室大戴禮明堂篇明堂翠華前司

如上林賦建黃屋通術後輿服志黃屋大纛所以輔其德記審端甲

乙前西域贊武帝作通天之臺與造甲乙之帳空桑孤竹禮大司樂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殷劉房

魏殷開山劉文靜房玄齡魏徵詳見本傳直主索祊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直正也謂薦熟之時也以熟為正索祭祝

于祊注索求神也警幽散純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管蕭取勝

燎升首報陽也注云腸酌茅縮酌用茅明酌也並同上祝嘏記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

大成也永安前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

采齊肆夏也皇帝就酒東廂坐王夏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

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王夏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玉竿舜祠宗廟以玉竿也教親詩黃鳥刺宣王也注云

牲出入則令奏昭夏至聯兄弟而不周

有事于南郊賦三賦中此篇為多姓未能詳述及於古也賦材揚雄說不乃李亨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

崇禋祀先是春官條文粹頌祗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毳邸之則封人考

墳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

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陲以前驚駭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

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旄於華蓋之角葦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魍魎幽憂以固局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浙浙天泱泱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

夫鸞鳳將至以沖融寥廓不可以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黜鰲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鑣一作駢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一作輓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縞屏玉軟一作軟以蠖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一作潔藹嚴上而清超雲菡萏以張蓋春葳蕤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

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一作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泐而蒼壁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砒磔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簾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一作震之大既而腓一作脛脛挂骨柴燎窟塊騁書擘赫葩斜晦潰電纏風升

雪颯星碎拂勿佺淡眇溟茫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
蒼生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修聳霜女
江妃乍紛綸而掩曖執紱乘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
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虛明於是澹澹乎渙汗紆
餘乎經營浸朱哇而灑朔漠洶陽谷而濡若英耆艾
涕而童子舞叢棘坼而狴犴傾是率土之濱覃醜醜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
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
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
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
知一作和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啟閉於厥初以

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葱蒨
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虵斷龍戰中莽茫一作茫
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
醜害馬之蹄齧阿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
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
黷乎脂夜之妖勢廻薄乎龍虵之孽伏惟陛下勃然
憤激之際天闕文粹作闕不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
塵長劔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
於已缺鑪以之一作以仁義鍛以之一作以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口狄之影撒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
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卨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

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
微判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
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一作帝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
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
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為鶉鷺道以萬物為芻狗今
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
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
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
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
碧鷄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

為寶增休惕以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弭耳

文苑辯證彌耳或欲作弭大禮賦熊羆弭耳而周禮小祝彌災兵則彌與弭同
按甘泉賦螻略綏螻於獲反正言車馬之狀而集作螻略非

附呂東萊注

陽位

記郊特性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祀禮春官大宗伯以禮祀禮吳天上帝

檀邱

天官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禮春官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

懸位

春官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禮春官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

人門

禮天官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所逢遇禮春官大裘扶桑

大裘

禮春官大裘扶桑禮春官大裘扶桑

扶桑

淮南子天文訓曰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王宮夜明

記祭法曰王宮祭日

也夜明
祭月也
玄酒明水越席疏布記郊特牲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

筮簞之安而蒲越稟韎之尚明
三牲八簋記祭統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蒼璧

黃琮禮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望徧書舜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陶匏記郊特牲罷用陶匏以象

天地之性也
霜女淮南子青女出以降霜注青女天神也江妃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

故曰湘妃
若英文選月賦嗣若英于西冥李善注若木之英也叢棘又曰江妃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赤桐青葉名曰若木且所入處

易坎卦上九係用徽纆置于叢棘三歲
不得凶注云言衆議于九棘之下也
狴犴揚子子篇狴犴使人多禮平注云牢獄也太昊

帝王世紀燧人氏歿犧氏繼之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帝
脂夜龍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名是稱太昊

蛇前五行政傳曰思心之不瘠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

厥極弱時則
課密後律曆志曆之廢與以課疎密玄元唐史會要乾符三年追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鵠

鶯莊天地篇聖人鵠居而鶯食鳥行而無彰天下芻狗有道則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鶯音口逗反芻狗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視之如芻草

金馬碧鷄前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珊瑚翡翠晉輿服志

晉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珊瑚翡翠

進封西嶽賦表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

於明時退常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

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

降恩澤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

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

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

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

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伏未知何以上荅聖慈明

臣子之効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

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摠竭憤懣領略不則作
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覬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
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
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
況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陞
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
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
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
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甌獻納奉表進賦以聞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
制停封西嶽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受冊天雨黃土霑于朝服會要臨

軒冊三公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唯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冊太
尉子儀復行冊禮玄宗御製西嶽華山碑云十有一載孟冬之月停鑿廟
下久勤報德之願
未暇崇封之禮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二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還
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
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于岱宗可矣故
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
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
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
執玄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
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

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
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
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爲難上至於封禪之
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
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
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華近甸也其可惡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
時詩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
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
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
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

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覲聖意因
有感動焉爲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
都見金天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
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
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螭略怡儼屈矯陸
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
發雷輜辨格澤之脩竿決河漢之淋漓曠天狼之威
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
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
以縱嘖雲螭縈而遲妮地軸軋軋以下折原隰草

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
玉尚方具左纛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鑾
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
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旣臻夫陰宮犀象碑元
戈鋌悉宰飄飄蕭蕭洶洶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
司直天子廼宿祓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劣天語秘
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
金乎菡萏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
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颯
弭節以徘徊撫八絃而賦黑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
而異色罔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

迴複山嘑案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
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覲羣
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芬樹羽林莽不
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
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
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爲之相嶮萬穴爲之倒流
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闕上悠然垂思曰嗟乎
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爲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
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
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
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

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發軔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秦華最爲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隕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歔歔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

進鵬賦表

天寶三載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公侯之貴磨滅弔銘之勲不復照曜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文粹作明主哀憐之明主文粹無此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二字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

敏捷而楊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鷓者鷓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鷓賦

通篇自寓得音字作者風力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鷓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鷓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鷓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濤風雲亂起雪沍山陰冰纏樹死逃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椽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剡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文粹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孿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翮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

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
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
窟狡兎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我往來
趨起我場圃雖有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
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而頽
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曉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鞞
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
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竒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
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鴝鵒鴉鷂之倫莫益
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
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鄰彼壯夫之慷慨

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文粹臻忽
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
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
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
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
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
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
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
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
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窠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
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衆鷁儻割鮮於金殿此

鳥已將老於巖扃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提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崛乎廻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狡狴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歆而金鑊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雨鬪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戟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問髀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洎千蹄之迸集兮始拘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爲大旣而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子騎白日御

東山百獸蹶踰以皆從兮四猛乞鈿銳乎其間夫靈
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
遠致兮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盤初
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闔
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
近奉君之渥歡使臭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
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闐仰千門之峻嶒兮覺
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
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
疑於躡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
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

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
馴狎已

唐興縣客館記

亦有志於後古特力之而不至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憚
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于
官屬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
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咨四方賓賓其謂
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
達觀于大壯作之閑閔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
踰越傳舍通梁直走嵬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
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欄復霽萬瓦在後

匪丹雘爲實疎達爲迴廊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糲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於館之醢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爲

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知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自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一本云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解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潛曰

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說旱

初中丞嚴公節制劬南日奉此說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疎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

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卽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遠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畫馬贊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蹶裊清新魚目瘦腦
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
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
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
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穆天子傳飛兔
驂裏日馳三萬里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賢
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
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已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
飈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飯飽喫一作飽曾未如富
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

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
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
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
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
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
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
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泗水潏潏以清
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
我爲兄

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

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
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襲近似之矣
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
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
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
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
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
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
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
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
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旣縫裳旣聚糧東人怵惕
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
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
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
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
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
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
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
卒自屬裨將主一作帥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

釁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爲
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
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
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
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
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
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
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爲本式
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
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
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

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
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
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
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
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獠賊內
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
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爲之奈何若不
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卽發精卒
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
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
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

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
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歛則田
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
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
家辦而貧家創瘼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
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里一作見面不
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
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
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戴應商校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甲兵士
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
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
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
補袞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闕總彼
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
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克備矣欲

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敝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

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士客合宜間閭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啟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旣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岍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鋪復擁填淤之泥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
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
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
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況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
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
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彼三千之徒有異什
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
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
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
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太敬授人時十六升自
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
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
思旣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
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君
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
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
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
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
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

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
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
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尚驅蒼生於仁壽
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爲體
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
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問孝廉取備尋常之對
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
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
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
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
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
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

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
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
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于疎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
皙者黝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
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官洎鬼官無央數衆陽
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
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續事前柱下史河東柳
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涓蒸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
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
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
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
亂於河獸亂於山是畢弋釣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率服
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
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
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
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
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時之
變日慎一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
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歛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
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
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淳淳之意是巍巍乎比

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
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
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
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
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
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鱖之奠奉祭故相國
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克
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

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
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
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稜沴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
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
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
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臥內因循寢疾憔悴無
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旣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怱怱不見君子逝水滔

滔泄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操撫墳日
落脫劔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
入日月其悒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
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枌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
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益薄劣耳見
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愧耻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
邑自守輦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
痛氤氳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

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
饗

爲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
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
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
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一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 補 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
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慙
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
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
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
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眾望甚允
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

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
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
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劓
覬望陛下棄和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
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
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
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董庭蘭

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瑄所昵數通賂謝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游瑄門下

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以感鬼

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爲相豈能遽棄哉又賊謝之事吾疑諸館者爲之而庭蘭朽耄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賈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愠色唐人有詩云七條絃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恭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于載而下爲庭蘭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繆亦可以補子美之闕矣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東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可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立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

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乏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遷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收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廻戈

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和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炆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

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字一作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尚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綬冕所興列爲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石崖岸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官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況妃亦旣邁疾怙如慮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于御手見寢始迴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

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殞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册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冑積行累功序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

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
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何晏兼關內侯
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
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
我之西歲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
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
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
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
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
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
閥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

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
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婉彼柔惠迴然開
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其玗珮是加翬瑜克備先德後色累功
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其小
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馮相視稜太史書氛
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鑪罷燠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其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
恥公主愁思永懷于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巖巖

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欵就
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詞永久其

皇甫充石

左傳宋武公之世鄭賈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形

鄂

王

舊書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瑤母劉才人皆立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疏薄太子瑛

與鄂光王等謂母

臨晉公主

新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睿宗女名華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臨晉

公主立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卒大曆時孝友傳開元中代國長公主寢疾潛驛侍左右累三月不齷面向臨晉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鶴曰碑云自我之西歲陽載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立于是年也東觀餘論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余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碑末云云若其葬六年所作豈得稱白頭猶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皇甫葬時作也蓋里君不攷立碑年但據其葬年故誤耳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
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
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
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
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
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
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
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
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
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

誅爲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江海蓋
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
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
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旣早
習于家風以陰教爲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
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
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
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
孝養哀送各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
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
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
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
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於星霜伏臘
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平感悅加以
詩書潤業導誘爲心遏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
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
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
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
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鞞結縫線之
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

成其積行累功不爲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今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惻有長子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閭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唯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

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隧爰封其所廡飾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聞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爲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

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鶴曰甫昔臥病於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畱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

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畢一回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歆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厮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

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宛州司馬次日升幼卒報復
父讐國史有傳次日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
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
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
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
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
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
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
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
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榮
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

宗外宗寢以疎闊者或立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
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
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
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升復父讐

舊書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
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

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
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
東都自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
烈蘇頌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

箋曰此誌代其父開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開曰并曰專太君所生日登誌
曰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專先
是不祿則知開尚無恙也鶴以為代登作又疑開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
誌云開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兗州司馬開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
考矣公母崔氏此云冢婦盧氏盧字以系外祖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
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先生之母微歿而不書或又大

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
崔氏其敢為誕妄如此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
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
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
德降及武成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
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侵清東吳建侯于荆邦于南
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主
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
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胷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
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

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
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繫于彼中
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
饗

武庫

晉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
機朝野稱美號杜武庫

虬精

晉書預在荊州因燕集醉臥齋
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正

見一大地垂頭
而吐聞者異之

造舟

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杜預
造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陶河

晉書預以孟津渡時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
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春秋

晉書預耽
思贖籍為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華虞贊之曰左丘明本
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

孤墳

水經注密縣陘山上有鄭祭仲墓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
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晉書預先為遺令

曰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開隧道南向儀
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

之陘山晉
書作邢山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
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
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
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
羽憂心惓惓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聞于鳳皇咄
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遭禍我母妃之
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屏屨提餉
潛出昊天不傭退藏于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
事存于義陽之誄名播于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

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
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偏往測戀光
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
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印山之曲列樹風烟寒泉珠
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
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
矣捧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

一作
軌躅

紀國

舊書紀王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慎亦下獄改姓虺氏配流嶺
表道至蒲州而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等五人垂拱中並

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
錄司農寺唯有崔氏女屏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頽色傷動人倫中外咨
嗟目爲勸孝按碑則公之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
之門又曰名播于燕公之筆也公母崔氏此有明徵范陽太君誌稱家婦

盧氏其為傳寫之誤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陽二子配在雋州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為先悌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裔至孝潛通精魄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裴仲者王苑嘔血數升絕膏沐者二十年王既歸葬一慟而卒中宗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勤孝死舒國舒王元名悌萃于一門未有如紀國之盛者也余是以詳著之舒國高祖第十八子永昌年與子直俱為丘神勣所陷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贈司徒曰府君之外父者蓋舒國為府君外王父也于贈李義詩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自用兵已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

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顆顆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口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

在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獲于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旣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重歛之下免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

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倣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僞親信于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

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口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
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
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
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
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草竊
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
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
以聞

杜工部集卷之二十終

錢遵王季滄葦校

錢遵王季滄葦校

錢遵王季滄葦校

